

陕西佳县石擦擦山遗址龙山 遗存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

关键词：佳县，石擦擦山，石城，龙山文化

摘要：石擦擦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佳县的一座名为石擦擦山及其附近区域，距离黄河约 15 公里，2003 年 7~10 月对此遗址做了考古发掘。本次工作揭露遗址面积约 900 平方米，清理灰坑、窖穴 93 座、房址 18 座、陶窑 1 座，以及用石块包崖镶坡所筑的内外城墙、宽大的护城壕和保存较好的石砌护坡等遗迹；出土陶器、石玉器、骨器等遗物 200 多件。这些发现，为认识石擦擦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为了解陕北及相邻地区的龙山时代及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以及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等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学资料。

KEY WORDS: Jiaxian county, Shiluoluoshan site, Stone walled-town, Longshan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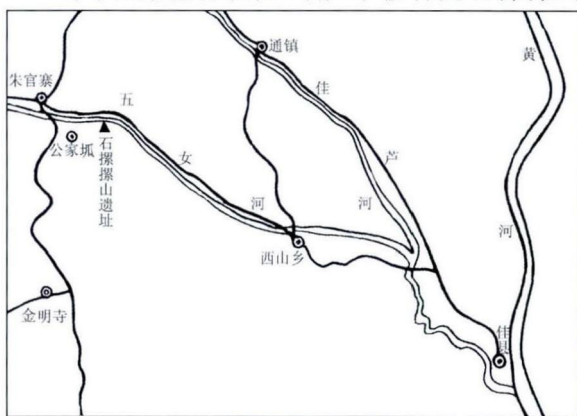
ABSTRACT: Shiluoluoshan site is situated in Jiaxian county, Shannxi, about 15km away from the Yellow River. Archaeological work in 2003 discovered remains dating to the Longshan Culture and Shang periods. 93 pits, 18 house foundations, and one kiln were found. Most importantly, inner and outer walls that were built of stones, a wide moat, and a section of protective slope that was built of stone were discovered. More than 200 pieces of remains including ceramics, jades, and bone tools were recovered. These discoveri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hiluoluoshan in Northern Shaanxi and its neighbouring regions dating to the Longshan and Shang periods. Moreover, the excavation provides an important pieces of new data for investigating the archaeological sequence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regio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石擦擦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佳县朱官寨乡公（龚）家峁村东北约 4 公里处，属黄河二级支流五女河南岸的梁峁地带（图一）。遗址包括了当地俗称的寨山、石擦擦山两座山峁以及两者之间的缓坡地，总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1987 年 4 月，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的文物普查队调查发现，采集到鬲、罐、盆等龙山时期的陶器及石器标本，并发现有白灰面居址、残断的石砌墙体、石堆等遗迹^[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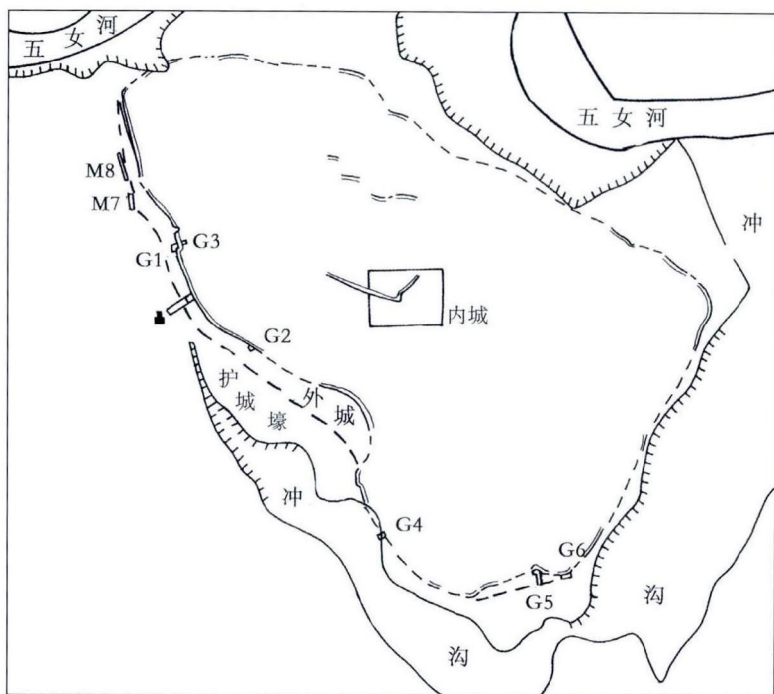
为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性质以及石墙的时代等，2003 年 7 至 10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于对该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内涵丰富的龙山时期文

化遗存，并在遗址区内确认了一座龙山时代的古城（图二），还发现了少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

本次重点发掘的区域位于被称为石擦擦山



图一 石擦擦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石擦擦山遗址平面示意及发掘区域

的山岭上（因山岭上分布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石堆，故名）。该山岭北临五女河，东、西有冲沟，唯西南部较为平缓。这次发掘揭露面积约900平方米，清理灰坑、窖穴93座、房址18座、陶窑1座，以及用石块包崖镶坡所筑的内外城墙、宽大的护城壕和保存较好的石砌护坡等遗迹；出土陶器、石玉器、骨器等遗物200多件。本文对本次发掘的龙山时代遗存进行简单介绍（商代遗存另文发表简报）。

一、地层关系

这次发掘表明，由于山地水土流失的原因使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保存较差，一般在耕土层以下即为商时期和龙山时期文化遗迹。发掘所获商时期文化遗存较少，以后者最为丰富。现以T0817东壁、T0917西壁剖面说明如下。

T0817东壁（图三）

第1层，现代耕土层。浅黄色，土质松软，含沙量大，厚15~20厘米。内有植物腐根，包含有绳纹和夹砂篮纹陶片。该层下即发现龙山时期灰坑H23、H25及商代灰坑H15。

T0917西壁（图四）

第1层，现代耕土层。黄褐色，土质疏松，含沙量大，厚15~25厘米。内有植物腐根，包含有夹砂篮纹陶片。该层下开口有龙山时期的房子F6和灰坑H49以及商时期灰坑H88等单位。

第2层，龙山晚期文化层，可分两小层。A层，浅灰色，土质较硬，厚10~25、深30~45厘米。含有灰烬、姜石、砂石等。B层，浅灰红色，土质较硬，厚10~15、深40~55厘米。含有灰烬、姜石、砂石、夹砂篮纹陶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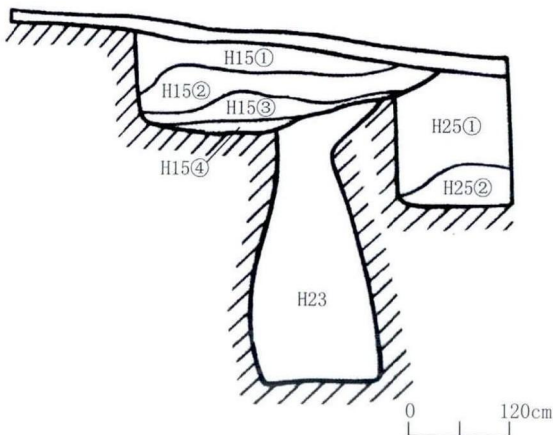
第3层，龙山文化层。灰色土，土质较硬，厚10~50、深50~75厘米。内含有罐、瓮、缸等器物残片。该层下开口有龙山时代的房子F9。

二、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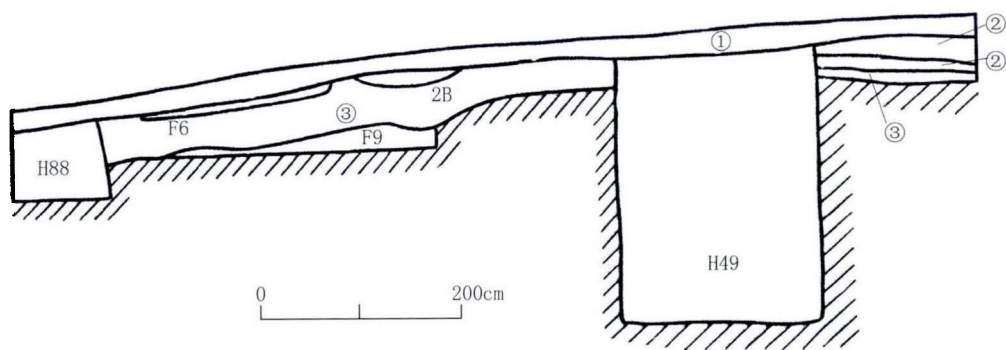
龙山时期遗迹有灰坑、窖穴90座，房址18座，陶窑1座，内、外城墙构成的城址等。

（一）房址

主要有圆形和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屋遗址，所见者似以单体建筑居多，墙体高度保存情况



图三 T0817东壁剖面图



图四 T0917 西壁剖面图

各异，约在数厘米至 150 厘米之间，地面和墙壁多是先涂抹黄泥或草泥，再抹一层 0.2~0.7 厘米厚的白灰面，表面光滑平整，也发现少量房子的墙壁用石块砌成、地面也有铺设石板的现象，在室内发现有灶坑、灶台及柱洞等。还发现有带庭院的多室房址，由院墙、小庭院、侧室、主室的前、后室等部分组成，结构复杂，应属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典型居住址，为过去同时期考古发现中所少见。现以 F4、F18 为例说明。

F4 地穴式，平面呈圆形，直径 370 厘米，门道方向为 90 度。开口于②层下，打破③层，被 H5 打破，开口距离地表 15~30 厘米（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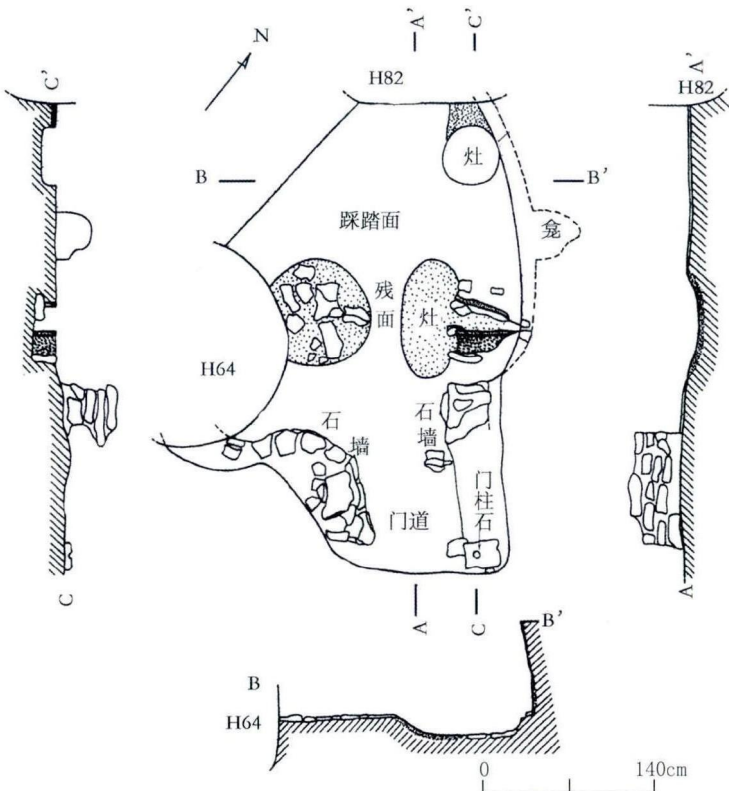
门道位于房屋东部，残留东边局部。灶台位于房屋中央，圆形，直径约 100 厘米，呈平整的红烧面，表面坚硬、光滑。

房屋地面施有白灰面，厚 0.4 厘米。墙壁倾斜内收，高 20、内收 5 厘米。墙壁上抹有白灰，厚 0.2 厘米，白灰残存高 20 厘米。居住面以及墙面均十分光滑。

房屋内填土为黄褐色，土质较硬，夹杂有草木灰，包含有陶片、兽骨。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有绳纹、篮纹，可辨器形有罐、甗及器盖。

F18 半地穴式，平面近长方形，残长 390、宽 120~280 厘米。西部被 H64 打破，北部被 H82 打破，方向 145 度（图五）。

门道位于房子西南部，长 120、宽 80 厘米。门墩石置于门道南端的东侧，长 30、宽 20、高 6 厘米。靠门道一侧的中间有一直径 4、深 3 厘米圆形门枢窝。在房子东南部有两灶坑，相邻并靠近门道。西边灶坑呈圆形，直径 50、深 12 厘米，灶坑及四壁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另一灶坑呈椭圆形，直径 40~100、深 10 厘米。灶坑东边有长 50、宽 10~50 厘米的火道，火道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垒起，其上抹有草拌泥，厚 20 厘米，火烧面厚 5 厘米。在房子东壁中部两灶坑之间的墙壁上有一壁龛，长 40、高 30、深 40 厘米。



图五 F18 平、剖面图

房屋中部有一圆形红烧土迹象,内用石块铺底,石块上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房屋地面为黄褐色踩踏面,厚约2厘米,较坚硬,墙壁呈红色,似经火烧烤过,烧烤面厚1~5厘米。在门道两侧残存有石墙,西墙长130、宽45、高50厘米;东墙长50、宽40、高50厘米。墙体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叠垒而成,墙基部有一层厚约10厘米的灰褐色垫土。

房屋内填土为黄灰色,土质较硬,内夹杂有红烧土,木炭渣等。居住面上有一层厚5厘米的草木灰堆积,包含有陶片、兽骨等。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纹饰有绳纹、篮纹等,可辨器形有罐、盆等。

(二) 窖穴

窖穴的口部以圆形、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剖面多呈袋状,容量多较大,能储存较多的东西。也有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大小不一。窖穴的壁和底面修整得较平整,或以草拌泥涂抹。以H8、H50为例说明。

H8 圆形袋状(图七)。开口于H7下,距离地表40~60厘米。口径170、底径260、坑自深170厘米。斜壁,壁面光滑,平底,未见明显的工具加工痕迹。坑内填土为黄褐色,含沙,土质松软。夹杂有木炭、石块等,包含有陶片、兽骨、骨器、玉石器等。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较少,纹饰有绳纹、篮纹等,可辨器形有罐、甗、甬等。

H50 方形直壁状(图八)。开口于⑥下,打破H54以及生土,坑口距离地表深65厘米。坑口长80、宽70、坑底长100、宽95厘米,坑深125~130厘米。坑内上部填土为黄褐色沙土,土质松软,厚15~20厘米,下部填土为黄褐色,含沙量少,夹杂少许草木灰、小石块,包含有泥质灰陶、

夹砂灰陶,纹饰有篮纹、绳纹、方格纹,可辨器形有折肩罐、三足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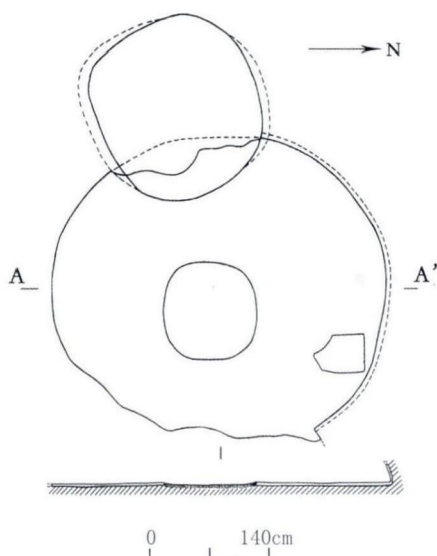
(三) 陶窑

本年度只发现一座陶窑。编号Y1,破坏严重,保存甚差,陶窑上部已被破坏,唯留有火膛及火道。火膛方向为90°(图九)。火膛以及火道内均有红色烧土和草木灰。火膛位于前部,平面近椭圆形,壁面光滑,火烤迹象明显,堆积中包含有陶片、石块等物。火膛深35、长40、宽38厘米。三条火道位于火膛之上,火道圆方形,呈放射状南北排列分布。火道内均堆积有沙土和草木灰。火道残长22、直径14、高(深)26~28厘米(图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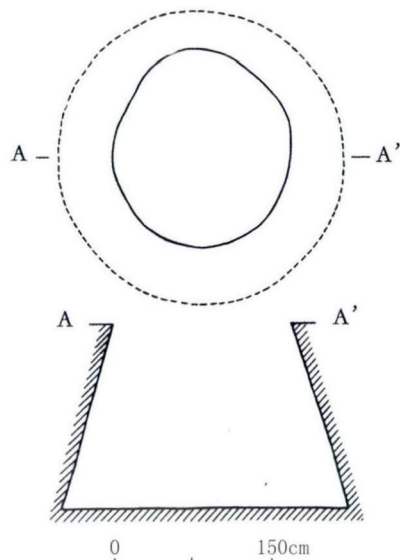
(四) 城墙

城址处于遗址东北部的石擦擦山,发掘清理表明,该城由建于山顶部的内城,环绕于山体中、下部的内城,以及沿西南外城墙平行的护城壕等部分构成,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防御体系(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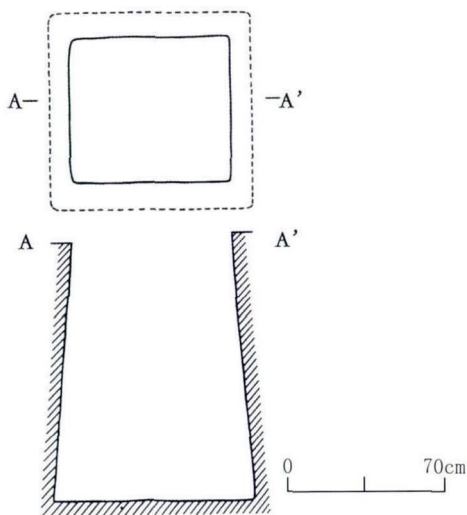
外城墙沿山势而建,有多处的转弯和拐角,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四边形,周长约1公里,城内面积近6万平方米。在城的西部城墙中段尚存一整齐规整的缺口,经发掘清理确认为一处城门遗址。城门的平面外窄内宽,宽130~180、进深约180厘米。入门后有向右侧方向延伸的坡



图六 F4 平、剖面图



图七 H8 平、剖面图



图八 H50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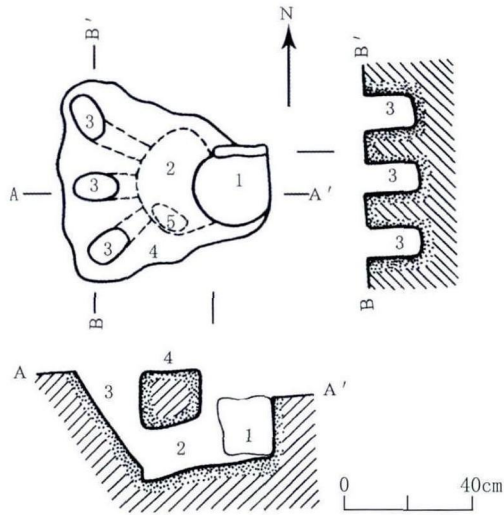
状道路，坡度较陡，显然仅供步行出入，保存有较清楚的踩踏路面。

内城破坏严重，保存和发掘出的西南角一段城墙长 70 米，呈圆角方形，依走向和现存的残墙估计面积约 3 千多平方米。

内外城墙均系用石块和黄泥砌筑而成，多依原生黄土断崖构建，形成包崖镶坡的台城形式，石墙的厚度大多在 70~120 厘米之间，高度多在 100~200 厘米，清理出的石墙最高处保存有 340 厘米。已发掘部分的内城墙基础没有特别处理的迹象，而外城墙的建筑则根据需要，经过了认真的加工处理。在外城西南部的探沟 G2 内，就发现了厚达 100 厘米左右的夯层、夯窝非常清楚的夯土基础，在夯土基础之上再用石块砌筑城墙，在城墙外的根部还有经过夯实的堆筑护坡土。

围绕外城墙的西南部有大体平行的宽大护城壕。发掘部分的城壕上口宽度为 1000、深达 640 厘米。在靠城墙的一侧发现了保存更好的石砌护坡墙，高度达 625、最厚处约 300 厘米，石头护坡之内是夯筑坚实的外城墙基础。

现以 G1 发掘情况为例说明外城的构造（图一）。G1 处城墙位于遗址西部，外城的西段。该处为城墙一拐角处，拐折



图九 Y1 平、剖面图

1. 火口 2. 火膛 3. 火眼 4. 窑室 5. 石块

角度几呈 90°。经发掘得知，保存有墙体、墙基以及护坡设施，护坡、基础以下为原始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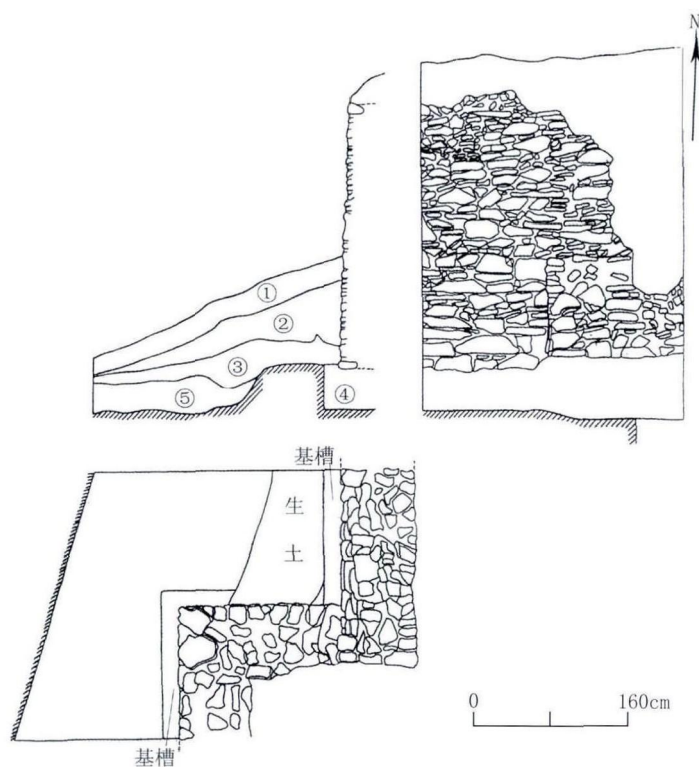
墙体由石块错缝堆砌而成，顶部已遭破坏。墙体直立，走向亦较直。所用石块比较规则，堆砌富有规律，石缝之间一般由较小石块加缝。墙体内侧为黄土、沙石填充。该处墙体长约 520、现存高度为 328 厘米，解剖处的墙体基部宽、顶部窄。基部宽为 320、顶部宽度为 50 厘米。

墙基建于基槽之内，土质较硬，由黄色沙土、红胶泥土构成，夹杂有小姜石，厚约 20 厘米。基槽宽度不详。

护坡位于墙体外侧。第①层，表层土，浅黄色沙土，夹杂有陶片、小石块及植物根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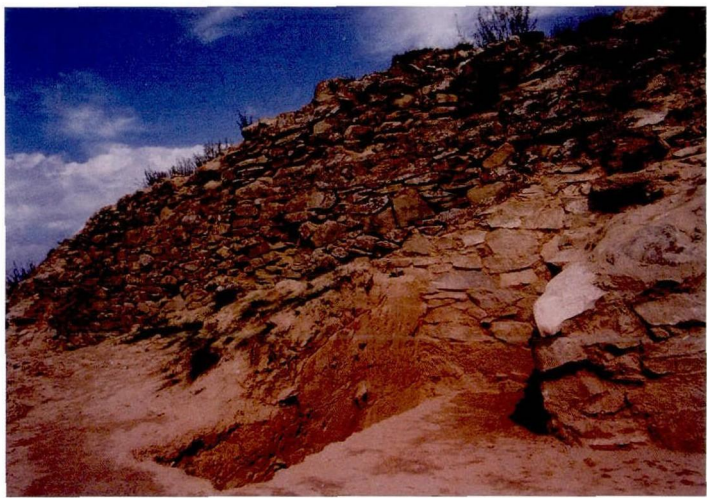


图一〇 陶窑（Y1）



图一— G1平面、北剖面、城墙直视图

①浅黄色沙土 ②浅红色土 ③浅灰色沙土 ④浅灰色沙土 ⑤浅黄色沙土



图一二 外城西墙护坡解剖及其一处拐角

厚约36厘米。第②层，浅红色土，夯筑，土质坚硬，为护坡夯土层，夹杂红胶泥小块、小石块以及少量陶片，厚约0~80厘米。第③层，浅灰色沙土，为建筑城墙时的堆积，内含有灰烬、小石块、少量陶片，厚约10~44厘米。第④层，浅灰色沙土，即为基槽内填土，含有灰烬、少量陶片，厚约50厘米。第⑤层，浅黄色沙土，为建筑城墙过程中的堆积，夹杂少量姜石，红

胶泥块，厚约48厘米（图一二）。

三、遗物

共出土陶器、骨器、石（玉）器及卜骨等文物200多件。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的灰陶为多，褐色及其它少见。纹饰以篮纹和绳纹为主，也有附加堆纹、刺纹等。器类主要有尖底瓶、敛口罐、直口罐、单耳罐、敞口盆、折腹盆、瓮、鬲、甗、钵等。骨器有针、锥、发笄等，均磨制。石器有打制的尖状器等细石器和磨制的铲、斧、铤、刀及玉环等。卜骨主要用羊的肩胛骨，只发现灼点、裂痕，没见到有钻孔者。

（一）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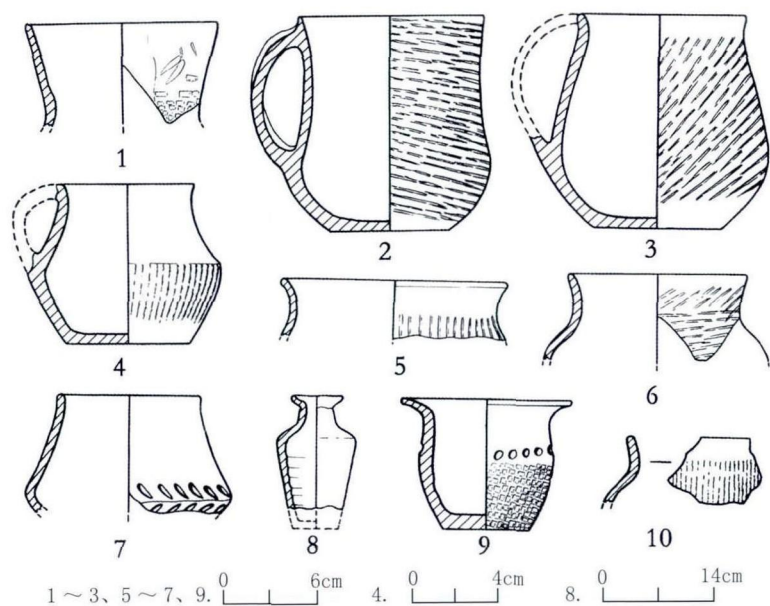
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瓶、罐、瓮、盆、缸、鬲、甗、钵还有杯等。

瓶 标本H37：21（残），泥质灰陶。侈口，沿较钝，束颈，颈以下残。颈部饰篮纹。口径12厘米（图一三，1）。标本H91：17（残），泥质灰陶。敞口，沿尖圆，束颈，鼓肩，腹内收，底残。口径6.4、残高16.8厘米（图一三，8；图一四，1）。

罐 出土的罐数量较多，主要有单耳罐和无耳罐。

标本H91：6，夹砂灰陶。口微侈，尖圆唇，颈下部稍束，单耳，平底。饰篮纹。口径11.4、底径7.4、腹径13、高13.6厘米（图一三，2；图一六，1）。标本H1②：5，泥质灰陶。口微侈，尖圆唇，束颈，垂腹，小平底。单耳，耳残。腹部饰斜篮纹。口径10、底径8、高13.4厘米（图一三，3）。标本H1③：6，泥质灰陶。口微侈，尖圆唇，束颈，单耳，垂腹，平底。腹部饰斜篮纹。口径11.4、底径7.2、高13.6厘米（图一三，4）。

标本H91：29（残），泥质灰陶。口微侈，



图一三 陶器

1. 瓶 (H37:21) 2. 单耳罐 (H91:6) 3. 单耳罐 (H1②:5) 4. 单耳罐 (H1③:6)
5. 侈口罐 (H91:35) 6. 侈口罐 (H91:29) 7. 敛口罐 (H1②:8)
8. 瓶 (H91:17) 9. 敞口罐 (H91:14) 10. 侈口罐 (H91:40)

尖圆沿，微束颈，溜肩，肩以下残。饰篮纹。口径 11.2 厘米 (图一三，6)。标本 H91:35，泥质灰陶。口微侈，圆唇，颈微束，颈以下残。饰竖篮纹。口径 14 厘米 (图一三，5)。标本 H1②:8，泥质灰陶。敛口，尖圆唇，腹内收、近底部内折，底残。腹部内折处饰二周戳刺纹。口径 9 厘米 (图一三，7)。

标本 H91:14，泥质灰陶。敞口，平沿，方圆唇，颈微束，腹微鼓，平底。腹上部饰一

圈坑窝纹，其下饰方格纹。口径 10.6、底径 5.4、高 8.2 厘米 (图一三，9；图一六，2)。标本 H91:40 (残)，夹砂灰陶。口微侈，圆口沿，溜肩，肩以下残。口沿素面，以下饰中绳纹 (图一三，10)。标本 H1①:11，夹砂灰陶。敞口，尖圆唇，束颈，溜肩，腹微鼓，腹以下残。唇沿饰有压绳纹，肩上饰有“×”状刻画符号。饰绳纹。口径 14 厘米 (图一五，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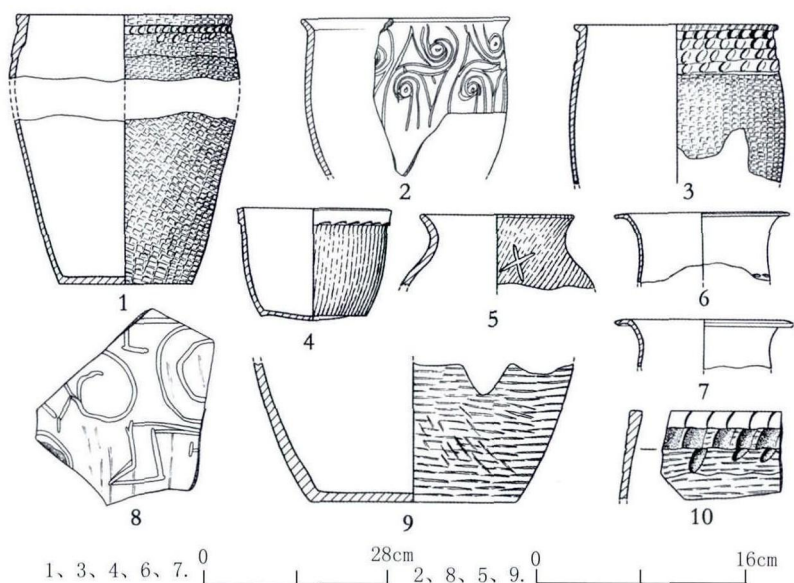
标本 H86:1，泥质灰褐陶。斜平沿，尖圆唇，束颈，高领，折肩，腹部弧状内收，平底。颈、肩素面，腹上部饰一圈戳刺纹，其下饰竖向篮纹，再下有数圈凹道纹。口径 13.6、底径 9.8、高 20.6 厘米 (图一七，3；图一四，3)。

瓮 标本 H91:19，夹砂灰陶。敛口，平沿，方圆唇，颈微束，腹上部鼓，下部内收，平底。颈部饰一圈泥条堆纹，口沿下及腹部饰方格纹。口径 33.2、底径 20.4、残高 42.8 厘米 (图一五，1)。标本 H91:26 (残片)，微敛口，方沿，口沿下饰二周泥条堆纹，其下饰篮纹 (图一五，10)。标本 H37:7 (残)，夹



图一四 陶器

1. 陶瓶 (H91:17) 2. 陶缸 (H91:18) 3. 陶罐 (H86:1)



图一五 陶器

1. 瓮 (H91 : 19) 2. 盆 (H33 : 13) 3. 瓮 (H37 : 7) 4. 盆 (H24 : 4)
5. 侈口罐 (H1① : 11) 6. 盆 (H91 : 44) 7. 盆 (H91 : 43) 8. 陶片 (H52 : 2)
9. 盆 (H91 : 20) 10. 瓮 (H91 : 26)

砂灰陶。口微敛，平沿，方圆唇，直腹微鼓，腹以下残。口沿下四道泥条，其上加有圆坑窝，腹部饰方格坑窝纹。口径 32 厘米 (图一五, 3)。

盆 标本 H91 : 20, 泥质灰陶。腹斜状内收，平底。表面饰横向篮纹。底径 16 厘米 (图一五, 9)。标本 H91 : 44 (残)，泥质灰陶。敞口，平沿微卷，方唇，颈微束，腹稍鼓，腹以下残。口径 28 厘米 (图一五, 6)。标本 H91 : 43 (残)，泥质灰陶。敞口，平沿，方唇，

颈微束，腹稍鼓，腹以下残。腹部饰戳刺纹。口径 28 厘米 (图一五, 7)。标本 H24 : 4, 夹砂灰陶。口微侈，平沿，腹微内收，底内凹。口沿加厚，饰有一圈戳刺纹。口径 24、底径 16、高 17.6 厘米 (图一五, 4)。标本 H33 : 13, 泥质灰陶。敞口，尖圆唇，束颈，鼓腹，腹下部内收。体表饰有较窄的刻划纹图案 (图一五, 2)。

缸 标本 H91 : 18, 夹砂灰陶。直口，平沿，腹壁较直，平底。口沿下饰有四圈泥条堆纹，腹部饰绳纹。口径 31.2、底径 25.2、高 46.6 厘米 (图一七, 1; 图一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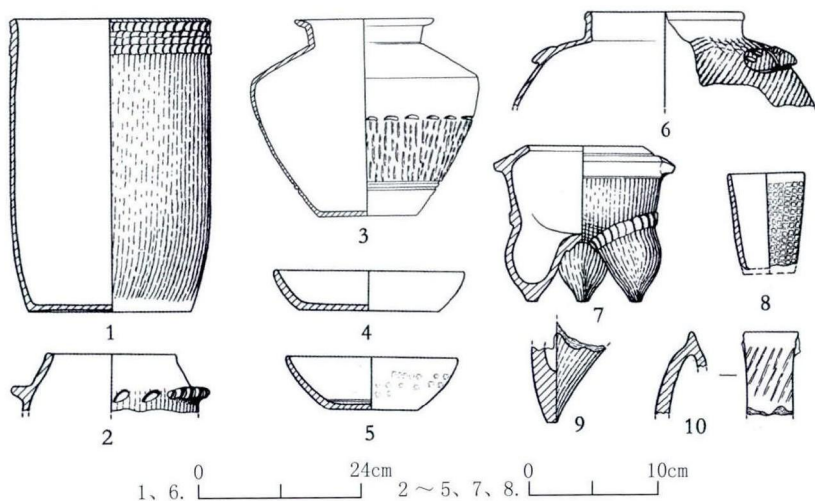
鬲 标本 H8 : 6 (残)，夹砂灰陶。直口，平沿，方唇近圆，直领鼓肩，肩以下残。附横状鬲，鬲上饰戳刺纹。颈部素面抹光，肩部及以下饰绳纹。口径 24 厘米 (图一七, 6)。标本 H1② : 22, 夹砂灰陶，鬲足。袋状，尖锥足内收 (图一七, 9)。

甗 标本 H1② : 9, 夹砂灰陶。敛口，平沿。鸡冠状双鬲之间饰有戳刺纹。近口部为素面，其下饰绳纹。口径 10 厘米 (图一七,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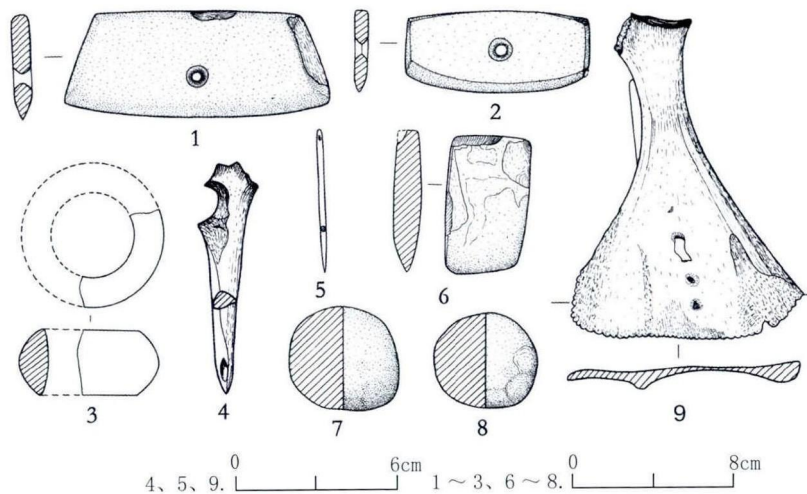
图一六 陶器

1. 陶单耳罐 (H91 : 6) 2. 陶敞口罐 (H91 : 14) 3. 陶甗 (H8 : 2)



图一七 陶器

1. 缸 (H91:18) 2. 罍 (H1②:9) 3. 罐 (H86:1) 4. 钵 (H37:2)
5. 钵 (H91:11) 6. 鬲 (H8:6) 7. 罍 (H8:2) 8. 杯 (H91:12)
9. 鬲足 (H1②:22) 10. 器耳 (H1③:19)



图一八 石、玉、骨器

1. 石刀 (T1017②:1) 2. 石刀 (H2:1) 3. 玉环 (T0818②:2) 4. 骨锥 (H91:3)
5. 骨针 (H18②:1) 6. 石斧 (H91:1) 7. 石球 (H1②:24) 8. 石球 (H1③:9)
9. 卜骨 (H61:2)

标本 H8:2, 泥质, 灰陶。敛口, 方唇, 折肩, 罐式腹, 袋足, 足尖较平。口沿外及盞下饰一圈凹弦纹, 肩部饰近方形双盞, 口沿下为素面, 腹及袋足饰绳纹, 腹与足之间饰泥条堆纹。口径 9、高 12.4 厘米 (图一七, 7; 图一六, 3)。

钵 标本 H37:2, 泥质, 灰陶。敞口, 尖圆沿, 腹内收, 平底。素面。口径 15、底径 11、高 3.2 厘米 (图一七, 4)。标本 H91:11, 泥质, 灰陶。敞口, 尖圆唇, 弧腹内收,

平底。器表局部饰有方格纹。口径 13.6、底径 7.2、高 4.2 厘米 (图一七, 5)。

杯 标本 H91:12, 侈口, 尖圆唇, 腹壁较直, 底残。口径 6、残底径 4、残高 8 厘米 (图一七, 8)。

器耳 标本 H1③:19, 泥质灰陶。饰篮纹。宽约 3.6 厘米 (图一七, 10)。

刻划纹陶片 标 H52:2, 泥质, 灰陶。饰浅篮纹, 刻划图案, 刻划纹较宽 (图一五, 8)。

(二) 石 (玉) 器

石器的石质有石英岩、火成岩、硅酸岩等。器类有刀、斧、球等, 多磨制。

石球 硅酸岩。标本 H1③:9, 浅褐色。直径 4.8 厘米 (图一八, 8)。标本 H1②:24, 浅灰色。直径 5 厘米 (图一八, 7)。

石刀 多为石英岩质。多浅褐色。双面刃, 较尖锐, 背部较平, 一般有一对钻孔, 刃及器身皆磨制而成。标本 T1017②:1, 长 12.5、宽 5.3、厚 0.9、孔径 0.4 厘米 (图一八, 1)。标本 H2:1, 长 8.7、宽 4.1、厚 0.6、孔径 0.5 厘米 (图一八, 2)。

石斧 多火成岩, 多黑色。标本 H91:1, 黑色。长 7、宽 3.7~4、厚 1.4 厘米 (图一八, 6)。

玉环 标本 T0818②:2 (残), 淡绿色。断面宽 1.5、高 3.4 厘米 (图一八, 3)。

3. 骨器

卜骨 标本 H61:2, 灼孔, 有整治痕迹。残长 12.5、宽 3~8.7 厘米 (图一八, 9; 图一九)。



图一九 卜骨 (H61:2)
上. 正面 下. 背面

锥 标本 H91:3, 骨质, 近黄色。一端尖状, 磨制, 另一端仍旧保留骨关节原状。长 8.7 厘米 (图一八, 4)。

针 标本 H18②:1, 前端尖状, 后端较粗, 带有穿孔, 钻孔, 器身磨制。长 5.4、直径最大处为 0.2 厘米 (图一八, 5)。

四、结语

陕北地区的考古工作过去一直较少, 石擦擦山遗址的发掘获得较丰富的资料, 为认识陕北及相邻地区的龙山及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特征提供了新的契机。特别是发掘确认了陕西境内一座龙山时代的古城, 更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

由于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是陕北高原的黄土山崩, 长期的水土流失和人类的耕作活动使文化堆积原始状态未能完好地保存, 许多探方在表土之下即暴露出龙山或商代遗迹, 但部分保存较好的区域则有较多层次的文化堆积, 往往可见房子、灰坑等遗迹层层相累, 表明该遗址曾被长期使用。从出土的文化遗产物观察, 也反映了较明显的差异, 分属于不同的文化性质, 为我们了解该遗址和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

石擦擦山遗址的许多单位出土的以侈口(尖底)瓶、单耳罐、束颈鼓肩罐、口沿外加施附加堆纹的筒形平底瓮(缸)等为代表的陶器, 与陕北绥德小官道、府谷郑则峁^[2], 内蒙古的阿善^[3]等遗址所出的同类器相似, 后几处遗址被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小官道类型, 或被命名为阿善文化, 可以认为该遗址含有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瓮几乎均为直筒状, 盆、罐往往折腹等特征与小官道、郑则峁一期所出者更接近, 位置又在这两地之间, 应属于同类文化, 可代表该遗址的第一期文化遗存。

不少单位出土的双鬲式鬲、高领尊、折肩罐及圈底瓮等陶器, 则与内蒙古的老虎山^[4]、永兴店^[5]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老虎山等发现被认为属于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 说明石擦擦山也含有这一时期的遗存, 代表遗址的第二期文化遗存。陕北地区过去考古工作较少, 尚没有发掘到这类遗存, 此次有较丰富的发现, 可以填补当地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对于研究陕北与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地区相应时期文化的联系有积极意义。

石擦擦山遗址一些单位出土的陶器以敛口盆形鬲、盂、尖锥足鬲等为主, 形制与陕北神木石峁^[6]、内蒙古朱开沟^[7]等地龙山晚期文化的面貌相似, 可见该遗址也包含有这一阶段的遗存, 代表了该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 属龙山时期的最晚阶段。

石擦擦山龙山城址的发掘和确认无疑是此次工作最重要的收获。外城护城壕内 10 余层文化堆积的内含物均属于龙山时期的陶器, 外城墙护坡土的内涵也是龙山遗物, 以及压在内城墙上的第三、四文化层和叠压、打破这两层的众多灰坑、房子等均为龙山晚期的遗迹, 可以肯定这座城的建造年代应早于龙山晚期。

内城墙有打破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小官道类型灰坑迹象, 故城墙的年代不会早于庙二时期。又因有相当于龙山早期的单位叠压于内城墙下部, 加之压在城壕最下部堆积的内涵属于小官道类型的侈口(尖

底)瓶、筒形平底瓮等器物,初步推测该城的兴建约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即小官道类型(或阿善文化)阶段。参照相关文化的年代,可知石擦擦龙山城址的始建约在距今4500~4600年左右。而从保存较好的西外城墙以及城壕石砌护墙上部的修补墙体迹象分析,该城沿用时间较长,可能在第二、三期时仍在使用,并曾对已经残损的墙体进行过修缮。

石擦擦山龙山城址的营建是利用自然地势,以石块垫黄泥砌筑在断崖陡坡的外侧,成为包崖镶坡的典型“台城”形式。中国古城主要为平地起墙的垣城和塹崖镶坡的台城两类。此城属后者。这次发现不仅填补了陕西地区没有早期城址的空白,而且让我们见到了北方地区保存状况最佳的早期石砌古城,与同时期许多小型遗址以及邻近的内蒙古境内龙山时期的许多简单的小石城相比,建筑结构复杂、功能完善、形制清楚,绝非同量级。

该城虽然不大,但复杂的结构布局、工程所需的劳动力远非城内居民在较短时间内所能承担的,暗示当时已有动员、组织更大范围劳动力参与建设的社会机构存在。而此点,对于我们研究和认识北方地区龙山时期的文明进程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领队:张天恩

发掘:张天恩 丁岩 梁亚栋 史来兴

刘峰 史全平 齐文军 齐军

郑文斌 杜红艳

测绘:卫峰 臧中秋

绘图:齐文军

执笔:张天恩 丁岩

- [1] a.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662. b.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 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J]. 考古与文物,1983(5).
-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榆林地区文管会. 陕西府谷县郑则峁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00(6).
- [3]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 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1984(2).
- [4] a. 田广金. 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4). b.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C]//岱海考古(一).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 [6] 西安半坡博物馆.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试掘简报[J]. 史前研究,1983(2).
-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 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谭青枝)